

从横断山谈藏彝走廊

艾南山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 论文从横断山的风水观、民族迁徙、人种基因三个侧面讨论藏彝走廊的民族地理学问题。中国传统的风水观是封闭的, 是东西向的, 故有“佛法西来, 大江东去”之说。横断山区山水走向东南亚, 南北向的风水观却是开放的。藏彝走廊通过横断山区南北向的山顶夷平面和山间河谷的民族迁徙, 带来民族的交融, 使走廊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 横断山 藏彝走廊 风水

一、风水横断山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 大山大江, 总体呈东西走向, 有“大江东去”一说。而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是一特例, 呈南北走向, 且山势北高南低, 水系也自北往南, 这个地区东部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流经本地区时, 由北往南, 最后折向东, 全部汇合或汇入长江, 流向太平洋; 而西部的澜沧江、怒江一直保持南北走向, 流出了国境。澜沧江流出国境后改称湄公河, 经老挝、泰国、柬埔寨, 最后在越南流入太平洋; 怒江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 最后流入安达曼海, 汇入印度洋。湄公河、萨尔温江在东南亚国家, 犹如长江在我国一样, 其流域是这些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区域。近年人类起源基因研究的成果, 提出非洲起源说, 当年这些古人类到达印度和东南亚后, 如何迁往中国大陆, 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 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一定会成为关注重点。作为古人类迁徙的选择道路, “藏彝走廊”或“南方丝绸之路”可能应与印度和东南亚联系起来, 放眼亚洲探求“走廊”, 将会对中国今日民族分布的格局带来新认识。

从地理学角度探讨“藏彝走廊”, 首先是横断山的得名, 笔者在《从地理学谈藏彝走廊》一文中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采用“因‘横断’东西间交通, 故名”之说^[1], 1979年版的《辞海》也是这样解释的。后来读到陈富斌专门探讨横断山脉名称来源的论文, 才觉得虽然山脉呈南北走向, 对东西交通形成了阻碍, 但是不是由此而得名, 确实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至少陈文根据现有资料研究的结果表明并不支持得名源自“横隔东西间交通”的结论^[2]。陈文发表于1984年, 流传不广, 所以《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成了权威解释。汉语在表示地理方向上, 南北曰

“纵”，东西曰“横”，对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实应强调其纵向的走向。其实，1948年版《辞海》的“横断山脉”条解释为“我国西部纵列之大山脉，亦称纵贯山脉”，比1979年的《辞海》修订版描述准确，保存了符合汉语命名习惯的“纵贯山脉”的别名^[3]。

广义的横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横断山，在地质构造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只是在怒江、澜沧江和长江上游金沙江一段之间的地带，才是黄汲清所称的“三江褶皱带”，地貌上的横断山才与地质构造相对应，这个地区，也称为狭义的（或地质学的）横断山。任乃强在其《西康图经地文篇》中说，“西康高原北高南低，故高原之水平行南流，非地壳之褶曲轴皆南北向也，世所称之横断山脉，只能代表西康之分水线，不能代表西康山脉之构成”，认为横断山是传统地学的命名，与中国堪舆学“相表里”，缺少地质学的构造根据，也表明了这点^[4]。堪舆学是风水地理学，或称为传统地理学。“二山之间必有一水，山之所趋水亦从之”，地高三尺为龙，故山脉又称为龙脉。在中国大陆尺度上，山势雄伟、能称得上龙脉者，必是如昆仑、秦岭、横断等巨大山系。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众山之母、众水之源。中国大陆山势往东在青藏高原东缘分为两支：主干从东往西，到东部平原山脉潜入地下，而由水脉继续，最后终止于大海；另有一支成横断山南下，出境延伸到东南亚，在云南南部之后呈梳形展开，进入东南半岛之后更加展开，构成半岛龙脉的基本骨架。所以从东西向的龙脉视之，中国是封闭的，东止于大海；而沿横断山从北往南视之，山脉和水脉都是开放的。来自非洲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可能沿此从南而上，就是在人类历史时期，文化的交流也从未停止过，如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中国的傣族就使用同一种语言，信仰同一种宗教。只是由于这一地区远离华夏文明的中心，生活的是少数民族，这一地区古人类迁徙对中华各民族形成的作用可能被完全忽视了。

在大渡河、青衣江与岷江交汇地段，地处横断山东缘的乐山乌尤寺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佛法西来”，下联为“大江东去”，反映了国人的东西向风水观。佛法自中国南方的印度而来，即使认定是经中亚入新疆后传入我国，也是入境后才西来东土，然而传入乐山也是自北往南；而大渡河、青衣江和在此汇入的岷江，整体上是南北或近南北走向，只是在宜宾之后才汇入长江折向东去。因而只从乌尤寺所在的位置，很难得出“西来东去”的认识，这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水观的反映：一是中国即世界，佛法入中国西域，之后才谈得上“西来”，而去印度取经，也就成了去“西天”；尽管也是大江的澜沧江、怒江是往南流的，还可再算上南向流入印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雅鲁藏布江，但传统的风水观是山走水流都是向东的，南北向的横断山特别是伸向中南半岛这一风水线，确实被忽视了。

越过喜马拉雅山，放眼南方世界古岗瓦拉大陆：这里有除黄河文明外的其他三大古文明，这里的非洲还可能是人类起源之地。从中发掘人类的起源、文明的交流，不会没有新的收获。如果从传统地理学去认识横断山的价值，那么横断山展示的风水观就会对国人的传统观念带来一些新意。

二、民族迁徙的走廊

从民族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民族走廊，可以探求现今民族地理分布形成的过程，对发掘走廊和毗邻地区的区域开发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的迁徙，带来民族的交融。根据张箭的研究，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由于残酷的黑奴贸易，以1亿到2亿非洲人口的损失为代价，共有2500万黑人被迫迁徙到了美洲，再加上这一时期其他的移民，民族的大融合得以开始，最终形成了中南美洲、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四种新的民族。这些新兴的民族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形成模式。它不是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族、民族的长期发展过程，而是一出现便具有现代民族的特点，同时具有民族交融形成的旺盛生命力。^[5]

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同样形成了民族的大交融。在藏彝走廊地区，按我国的民族分类识别的民族并不太多，而实际情况远不是民族识别认定那么简单。刘辉强研究发现，走廊民族的语言可以确认的已达到21种，即藏语、嘉绒语、白马语、羌语、普米语、尔苏语、纳木依语、木雅语、贵琼语、史兴语、尔龚语、扎语、却域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壮语、布依语、傣语、苗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语言分属民族情况不明^[6]，也就是在语言层次上不同“民族”当远在21种之上。如果选用体质类型研究的指标，甚至进入人类基因层次，展示人类迁徙形成民族交融的图像，就更为复杂了，影响所及远远超出藏彝走廊的范围。

早在1993年，黎彦才等就通过我国33个少数民族群体9项面部测量的聚类分析，发现大致在我们现在所谓的藏彝走廊范围内的甘南川西北的民族或部族，包括嘉戎藏族、甘南及红原的安多藏族、羌族、白马藏族及保安、纳西等族，不同于北方和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所以，他们提出，中国人的体质类型除过去认定的北部类型和南部类型两类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即藏彝走廊类型。^[7]但这一研究还仅限于少数民族，它所展示的民族交融，也只限于少数民族分布的局部地区。此后，胡兴宇等对1190例泸州医学院的汉族学生肘部浅静脉的配布方式和吻合类型进行测试分析，发现了四川汉族与北方汉族、湖北汉族（长江流域汉族）之间的差异，表明四川汉族体质类型应为藏彝走廊类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今日的四川汉族仍存有北方民族迁徙的影响。^[8]罗传富等从四川地区儿童、少年与青年面部角度的活体测量研究，推测藏彝走廊型人种的存在。^[9]表明现今的汉族人群同样受到藏彝走廊民族迁徙的影响，民族交融的规模大大扩展了。从分子水平来进行的研究不多，但显示了基因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何小玲等用Amp-FLP分析技术对110份甘肃省汉族、93份藏族ApoB位点的等位基因进行多态性分析，建立了2个民族正常群体ApoB位点基因的遗传学参数，分析了他们在等位基因分布上的差异，并比较了他们与成都汉族之间在等位基因的数目和频率分布上的差异。结果表明：甘肃汉族与成都汉、藏族之间以及藏族与成都汉族之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也支持了藏彝走廊类型存在的观点。^[10]有趣的是，甘肃汉族与甘肃藏族、甘肃藏族与成都汉族的遗传距离显著小于同一民族的甘肃汉族与成都汉族。由此可以推测：成都汉族与甘肃藏族的交融，可能会强于他们同北方其他汉族的交融。这些结论进一步表明，藏

彝走廊民族交融不但没有局限于走廊之内,而且还展现了民族迁徙交流的巨大规模。

横断山区是青藏高原向东的过渡地带,而四川盆地同样是汉族农耕过渡到牧业的前沿地带。地缘政治的过渡带,正是藏彝走廊民族迁徙、民族频繁冲突和交融的地区。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是第四纪冰期时动植物的避难所,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地区之一。作为民族迁徙的通道,同样成为弱势民族的避难所,使一些古代的民族仍能延续至今。而四川盆地良好的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使迁徙民族几乎完全同化,仅从体质人类学或基因层次上,才可以探寻出“藏彝走廊型”的痕迹。

三、优秀的人种基因

藏彝走廊类型的人群,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虽然这类人群广泛分布在横断山或藏彝走廊内外,但是在藏彝走廊之内,由于环境相对封闭,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相对较轻,更能保持民族交融在体质人类学上显示的优点。现今在藏彝走廊内所谓的“康巴汉子”、“丹巴美女”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走廊内的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他们定居藏彝走廊内之前,都有复杂的迁徙历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深刻的民族交融。藏彝走廊不仅使相互隔离的民族地区具有地缘联系,而且还使他们具有血缘关系。^[1]

藏彝走廊的民族,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从环境科学来看,这样的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今天世界性的环境恶化,导致人类的遗传性能正在变弱,藏彝走廊内通过民族交融形成并保存的许多优秀的人种基因,在未来将会显示他们的重要价值。

如果藏彝走廊内的民族能够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中国可能会出现像南美的优秀足球运动员、美国的黑人歌手、南非的政治领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科学家一样的杰出人物。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另一方面,就像外来物种的入侵一样,环境相对封闭的地区,受到传染疾病侵袭的危害也更严重。所以开展人才地理学、疾病地理学的研究,也是藏彝走廊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 [1] 艾南山. 从地理学谈藏彝走廊 [C]. //石硕, 主编. 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137-142
- [2] 陈富斌. “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 [J]. 山地研究, 1984, 2 (1): 31-34
- [3] 艾南山. 横断山的地缘环境及民族文化旅游发展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8 (3): 130-136
- [4] 任乃强. 西康图经地文篇 [M]. 新亚细亚学会, 1935: 44-47
- [5] 张箭. 地理大发现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442-445
- [6] 刘辉强. “藏彝走廊”的民族语言 [C]. //石硕, 主编. 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315-324
- [7] 黎彦才, 胡兴宇, 汪澜. 中国 33 个少数民族 (部族) 体质特征的比较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1993, 12 (1): 49-53

- [8] 胡兴宇, 蓝顺清. 从四川汉族肘浅静脉看“藏彝走廊”[J]. 四川解剖学杂志, 2000, 8 (1): 16-19
- [9] 罗传富, 胡佳, 胡兴宇, 史铀, 朱小平, 舒斌. 四川地区儿童少年与青年面部角度的活体测量研究 [J]. 泸州医学院学报, 2002, 25 (6): 481-484
- [10] 何小玲, 王勋陵, 谢小冬. 甘肃省汉、藏族 ApoB 位点遗传多态性的初步研究 [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7 (3): 62-65
- [11] 艾南山. “藏彝走廊”的地理—环境谈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2): 15-16